

特殊邻里情

元法彬

如今，每当我路过花园北路一处局机关大院的时候，总要放慢车速，情不自禁地望向那个熟悉的院落，搜寻那些熟悉的身影。一转眼，我已经离开那里14年了，那些善良的“邻居”们，你们还好吗？

其实，我既不是该局职工，也不是大院住户，只是曾经在该局沿街门面的一家公司工作过。公司租了机关大院的房子，我只是公司的雇员。由于我工作、吃住都在公司，与大院里的职工、家属天天碰面，日子久了，我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不是邻居而胜似邻居的关系，算是一种特殊的邻里情吧。

我熟悉的第一个该局职工是小任。小任是外县人，20岁出头，高高的个子，俊朗的外表，淳朴敦厚。他的宿舍恰好和我们公司一墙之隔，于是慢慢就认识了他。当他得知我借住在传达室，没地方做饭的时候，主动邀我下班后去他宿舍和他一块吃饭，说反正他也是一个，两个人一块吃饭热闹。当时，我正为无处吃饭而发愁，自然是喜不自胜。

就这样，他下班后就拎着菜和馒头先去做饭，我下班后就过去。当我要给他钱的时候，他却说啥也不

要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找机会提前买点菜或馒头带过去。有时候他自己懒得做饭了，就约我一起去附近的小饭店吃，两个人轮流结账，不过还是他结账的时候多。

大约一年后，小任有了女朋友，当他女朋友过来时，他依旧约我一起吃饭。再后来，他结婚了，家在宿舍楼五楼。他还是约我上去吃饭，我心想不能再去了，一来自己腿有残疾，上下楼很费事，二来人家都结婚了，总上门多有不便，于是我就婉言谢绝了。

另一个熟识的人是赵叔，他是局里的工会主席。有一次，我中午下班，正准备出去买饭，碰见了赵叔。他说你别去了，家里来了一个亲戚，一块来吃饭吧。我说那怎么行，您家有客人。赵叔一听，爽朗地笑了：儿子不在家，没有陪客的，你也是年轻人，就找你作陪了，说完不由分说就拉着我回家了。其实，赵叔并不是找不到陪客，而是他从心里把我当成了自家人。

局里职工并不多，而我在公司一待就是8年。8年的相处，让我不仅熟悉了每个人，就连他们的亲戚，我也几乎都认识。没有人因为我是个外来打工者而轻视我，都把我当成自己人。张姨和王姐甚至给我介绍过

女朋友，虽然没谈成，但她们的善意，我没齿难忘。

在局里所有人中，我很感激的是他们单位的吕局长。局里有个职工食堂，专门给家在外地的职工或值班人员提供饭菜。我烦透了出去买饭，便想碰碰运气，就鼓起勇气向吕局长说明了我想去食堂吃饭、费用自理的想法。说起来，我没抱多大希望，因为食堂只面向内部职工，怎么会允许外人用餐呢？没想到的是，吕局长竟然痛快地答应了。这对当时的我来说，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照理说，我既不是局里职工，也不是家属，竟能受到特殊关照，真是叫人意想不到啊。

在公司干了8年后，我辞职了，从此告别了机关大院，也告别了那些熟悉的笑脸。然而，当我结婚、生子的时候，局里几个要好的“邻居”还是随了份子，来喝了喜酒。有时他们出差到我家附近时，还会打电话让我过去叙叙旧。我们之间，不是同事，也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邻居，而是在某段时间天天见面、彼此真诚相待，结下深情厚谊的朋友。这也正应了一句老话：世上还是好人多，人间自有真情在。

一晃14年过去了，难忘这段特殊邻里情！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吴奎住到客栈的第二日便已清醒过来。吴惟珊向他详细讲述了他昏迷之后发生的事情，吴奎夸赞吴惟珊考虑周全，并叮嘱她要小心应对刘贤。

这一日傍晚，刘贤再次垂头回到梁王府门外，赵宇翔和周末正在府门前等候。见到刘贤回来，周末迎上前道：“禀世子殿下，梁王在东苑设宴接待太子殿下，命我等在此等候。请世子殿下速速前往。”

刘贤抬头喜道：“太子殿下来睢阳了，定是因我在此地耽擱日久，他才寻了过来。我们即刻前往。”

东苑又名苑园，依山傍水而建，面积甚大，方圆三百余里。梁园中的房舍雕龙画凤，金碧辉煌，堪比皇宫。睢水两岸，竹林连绵十余里，各种花木应有尽有，飞禽走兽种类繁多，梁王刘武经常在这里狩猎、宴饮，大会宾朋。天下的文人雅士如枚乘、严忌、司马相如等云集梁园，都是梁王的座上宾。

刘贤等跟随宫人来到宣歌厅附近，厅内的欢声笑语不断传入他们的耳中。赵宇翔和周末立在厅外等候，刘贤随同宫人步入宣歌厅。

梁王刘武虽然比太子刘启小两岁，却因生得肤色黝黑，浓眉大眼，从外表看竟似比刘启大许多。他见刘贤走了进来，高声叫道：“贤弟，快来拜见太子殿下。”

刘贤向刘启行礼参拜，刘启笑道：“罢了，你我兄弟不必行此大礼，快来坐下。”

刘贤起身入座，同座的其他三人都起身向刘贤施礼道：“见过世子殿下。”

刘贤道：“免了，我知道你们三人都是当今大儒之士，今日得遇实是荣幸。”

刘武哈哈笑道：“贤弟当真是慧眼如炬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这三位正是当朝文坛巨擘，本王的座上宾。”

三人俱谦虚道：“世子殿下和梁王谬赞了。”

刘武指着面白长须之人道：“这位是枚乘，枚夫子。”接着指向高鼻细目之人道：“这位是严忌！”最后指向剑眉星目之人道：“这位是司马相如。”

他每介绍一人，刘贤就抱拳施礼称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刘启向刘贤问道：“贤弟已经在此盘桓多日，竟不识得他们？”

刘贤欠身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！”

刘武笑道：“太子有所不知，贤弟每日都生活在温柔乡里，就是我都很难见他一面呢。”

刘启眼中寒光一闪，随即转为笑意道：“噢，竟有这等事？不知是什么样的女子能让贤弟迷恋至此，我

倒要亲眼见识一下。”

刘贤道：“哪有此事，只是她的父亲重病在床，我去探望罢了。”

刘武道：“贤弟这就不对了，你瞒我可以，怎可对太子殿下隐瞒？”

刘贤急道：“小弟说的句句属实，不敢欺瞒！”

刘启道：“此事听起来愈发有意思了！贤弟能告诉我这位女子的尊姓大名吗？你们是故交还是初识？”

“小弟刚到睢阳时，在城门口遇见一个紫袍汉子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突然想起紫袍汉子临死之前说的话，不由得额前出汗道，“这事儿，我正要向太子殿下禀报。”

刘启道：“禀报什么，我正听着呢。”

刘武道：“遇见紫袍汉子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”

刘贤便将遇到吴奎父女二人的情形描述了一遍，只是隐瞒了紫袍汉子临死前的话语。

刘启道：“原来贤弟是英雄救美呀！”

刘贤想了想，觉得还是不该隐瞒紫袍汉子临死前的话，便说道：“可是，可是紫袍汉子临死前提到，提到……”

刘武不耐烦道：“贤弟说话太不痛快，一个淫贼而已，杀了便杀了，你何须如此。”

刘贤又想：若他真是太子之人，也是隐瞒不过，索性说开了。心一横起身弯腰道：“紫袍汉子临死前自称是太子殿下的人，如若当真，请太子降罪。”

刘启问道：“这紫袍汉子生得什么模样？”

刘贤将紫袍汉子的相貌表述了一番道：“在我刚遇到他时他并未提及太子，因此……”

刘启拍案喝道：“这淫贼理应千刀万剐，竟敢坏我名声！”向刘贤道：“我的门客之中并无此人，贤弟不可听这淫贼胡说。”

刘贤擦汗道：“我也不相信那淫贼所说。”

刘启怒道：“休说我门客中并无此等淫邪之徒，如果有，不需贤弟动手，我亲自宰了他。”转而轻笑道，“你说那女子姓甚名谁？”

刘贤道：“她叫吴惟珊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父亲的机床人生

谭梓健

父亲退休那年，我给他换了一部新的智能手机。他摆弄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叹口气：“还是以前那个大屏的好，这玩意儿我弄不明白。”他把手机递给我，我看见他的手指关节粗大，指腹上满是硬茧，虎口处还有一道旧伤疤。那双笨拙的手，确实点不准小小的屏幕。可就是这双手，撑起了我们整个家。

父亲16岁进厂当学徒，一干就是40年。他常说自己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，就是跟机器打交道。车床、铣床、刨床，他样样精通。

说话声音大，是父亲的职业病。他长期在高分贝环境中工作，在家说话也像在车间喊话一样。我小时候不懂，觉得父亲说话像打雷，后来才明白，那是他工作的烙印。

父亲的手，似乎也永远洗不净。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油污，用刷子刷、用肥皂搓，总也去不掉。小时候开家长会，我每次都央求母亲去，怕同学看见父亲的手笑话我。母亲骂我不懂事，父亲倒不生气，只是把手背在身后，嘿嘿一笑。可也是这双手，会变出让我惊喜的东西。冬夜冷得刺骨，父亲下夜班回来，冻得满脸通红，却从怀里掏出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，递到我手上。“路上买的，还热着呢。”他搓着手说。我咬一口，甜到心里。多年后我才知道，烤红薯是他用夜班加餐时的几勺排骨跟路边小贩换的。

父亲很少说大道理，他的教育都在手上。高考那年，我的成绩不理想，只能上一个二本院校，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。父亲推门进来，没说话，只是把手搭在我肩膀上。那双手粗粝，却出奇的温暖，像是无声地告诉我：没事，爸在呢。

我大学后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每次打电话，他都说“挺好的”，然后就把电话递给母亲。母亲悄悄告诉我：“你爸嘴上不说，心里惦记着你呢。你上次说颈椎不舒服，他让我给你买了个颈椎枕，自己又拆开缝了几针，说怕你枕着不舒服。”

今年“五一”期间，父亲工作过的老厂要拆迁，他回去看最后一眼。回来时，他带回一个生锈的铁盒子，里面装着他用了几十年的工具：游标卡尺、扳手、锉刀，还有一双白手套。他把它们摆在书架上，看得比什么都珍贵。我这才明白，那不仅是工具，那是父亲的全部青春，是他用双手丈量过的人生。

如今，偶尔翻看老照片，看见父亲年轻时在车床前的模样：目光专注，双手有力。他用一双朴实的手，为我们家撑起一片晴空，在寒冬里留住满屋温暖。

父亲的手不大，却足以托起我们的全部幸福。